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

市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

虞山錢

門人

孫日照臨若
霍永光取文
訂

少陰篇

少陰篇證治第十九

少陰見證

少陰之爲病。脉微細。但欲寐也。

少陰者。陰中含陽之體也。十一月冬至子之半。陽氣

萌于黃泉。在六十四卦爲復。在八卦爲坎。一陽居于二陰之中。寒水之內。陽氣潛藏。易所謂潛龍也。凡陰陽之初。皆含生于少陰。五月之夏至。一陰生于少陰。心火之中。離之象也。十一月之冬至。一陽生于少陰。腎水之中。坎之象也。以天地陰陽之氣。非少不生。故皆生于二少陰。猶女子之非少不生。故子女皆生于少婦之腹。此天地陰陽之至數也。人身之腎。與川同體。即古篆文水字之形也。二陰之中。命門之真陽藏焉。左腎屬膀胱。藏津液而爲腎水之腑。右腎屬三焦。

運真陽而爲命門之用。故腎爲膀胱之裏。而膀胱爲
腎之表。三焦爲命門之使。而命門爲三焦之原。其經
起于足掌心之湧泉穴。出然谷。循內踝之後。入跟中。
上腠出腠。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
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
絡心。注胃中。邪入其經。所以有足冷嘔欬咽痛等證。
故爲小陰病也。平脉篇云。大浮動數滑爲陽。沈瀯弱
弦微爲陰。脉微細者。皆陰脉也。陽氣少則微。陰氣盛
則細。微細者。陽虛陰盛也。但欲寐者。陰靜而閤也。夫

陽主動而陰主靜。動則闢而靜則翕。易曰。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此動靜闢闢之理也。陰邪用事。故目閉而但欲寐也。按靈樞衛氣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而目張。則氣上行于頭。日入陽盡而陰受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命曰合陰。又靈樞大惑論曰。夫衛氣者。晝常行于陽。夜行于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今但欲寐者。陰邪盛而陽氣弱。衛氣不能上出于陽故也。又云衛氣留于陰。不

待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即此義也。以後凡稱少陰病者。必見此等脉證者是也。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_二

少陰爲一陽初生之處。坎中之陽也。初陽之孕育。必假少陰之體以爲之胞胎。人身之真陽。必賴兩腎之寒水以爲之閉藏。則癸盡甲出。真下元生矣。故少陰之于子。太極元氣涵三爲一。而陽氣初生。丑爲二陽。則陽氣方長之候。寒邪值此。陽回而自解矣。至寅則

陽氣上達。欲出胞胎而將爲少陽。正陽氣生旺之地。
故曰從子至寅上。

少陰禁例

少陰病。脉微不可發汗。亡

音無

陽故也。陽已虛。尺脉弱瀦

者。復不可下之。三

微者。細小軟弱。似有若無之稱也。脉微則陽氣大虛。衛陽衰弱。故不可發汗。以更竭其陽。以汗雖陰液。爲陽氣所蒸而爲汗。汗泄而陽氣亦泄矣。今陽氣已虛。故曰亡陽故也。若陽已虛。而其尺脉又弱瀦者。知命門之真火衰微。腎家之津液不足。不惟不可發汗。復不可下之。又竭其陰精陽氣也。此條本爲少陰禁汗

禁下而設。故不言治。然溫經補陽之附子湯之類。即其治也。

少陰病。飲食入口即吐。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胃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四

欲吐不吐之證。本屬少陰。飲食入口即吐。心下溫溫欲吐而又復不能吐者。寒在胃膈也。此證于始得之時。即手足寒者。乃本經直受之寒邪肆虐。陽氣不達于四支也。弦則爲實。遲則爲寒。脈弦而遲者。爲寒邪

實于胃中。不可用苦寒攻下也。大凡熱邪之實于胃者。方爲可下。熱邪在胃。已不可下。況寒邪乎。寒既在胃。因其近而取之。以上出爲功。當用高者因而越之之法。故云當吐之。若膈上素有寒飲停積而常作乾嘔者。是中氣本寒。胃氣本虛。更不可用瓜蒂散等苦寒之藥吐之。重傷胃脘之陽而致變逆也。當急溫之。宜四逆湯。

少陰傷寒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脉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五
此言少陰之表證也。曰始得之者。言少陰初感之邪
也。始得之而即稱少陰病。則知非陽經傳邪。亦非直
入中臟。乃本經之自感也。始得之而發熱。在陽經則
常事耳。然脉沈則已屬陰寒。篇首云。無熱而惡寒者。
發于陰也。發于陰而又發熱。是不當發之熱。故云反
也。況少陰證中。以惡寒厥冷爲本證。邪在陰經。本難
發汗。然臨證之時。有經有權。察其發熱。則寒邪在表。

胗其脉沈。則陰寒在裏。表者。足太陽膀胱也。裏者。足少陰腎也。腎與膀胱。一表一裏而爲一合。表裏兼治。故以麻黃發太陽之汗。以解其在表之寒邪。以附子溫少陰之裏。以補其命門之真陽。又以細辛之氣溫味辛。專走少陰者。以助其辛溫發散。三者合用。補散兼施。雖發微汗。無損于陽氣矣。故爲溫經散寒之神劑云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

二兩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枚泡去皮
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六

言邪入少陰。已得之二三日。而猶可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其汗者。以二三日無脉微沈細。吐利厥冷。煩躁之裏證故也。非若下文所謂脉沈細數。則爲在裏而不可發汗。及脉微者爲亡陽而不可發汗也。曰無裏證。則有表證可知。故微發汗也。但較之前條。無

反發熱脉沈之甚。故不須更用細辛之溫散。又以甘
草緩其性而和之。則有等差降殺之不同矣。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
湯王之七。

此所以證前反發熱之意也。素問熱論云。一日太陽
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
五日少陰受之。以此言之。則一二日。非少陰受病之
時也。非其時而見少陰證。亦本經自受之病。非傳經
之邪也。口中和者。言口中不燥渴。足見裏無熱邪也。

若三陽熱證。不待熱邪歸裏而已。口中不和矣。口中
和。則知陰寒在裏矣。前云反發熱。則太陽尚有發熱
之表邪。此云背惡寒。則陽分亦有陰寒之見證矣。夫
督脉者。人身陽脉之都綱也。且太陽之經脉四行。皆
夾督脉而行于兩旁。素問金匱真言論云。人身之陰
陽。則背爲陽。腹爲陰。以背爲陽而亦惡寒。則內外皆
寒矣。然但惡寒而不發熱。則知非三陽表證之惡寒。
乃陽虛生外寒也。以口中和而知其裏背惡寒而知
表。曰少陰病。則又知脉之微細。三者合而診之。自表

至裏皆屬虛寒。是以知真陽虛憊。陰邪莫制矣。故當灸之。謂灸少陰之脉穴。如湧泉。然谷。太谿。復溜。陰谷等井榮俞經合。即素問三部九候論之所謂下部地足少陰也。王啓玄注云。謂腎脉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脉應手者是也。灸之者。所以溫少陰之經也。更以附子湯主之者。又所以溫補其腎家之真陽。而散其寒邪也。附子湯與真武湯之藥物相仿。真武湯因腹痛四肢沈重下利而有水氣。或咳或嘔。邪氣未去。故不用人參之補。而加生薑以宣通陽

氣。辛散陰邪。附子湯之用。雖背惡寒。乃陽虛所致。非在表之寒邪。口中和則裏亦無邪。故用補氣之人參。以裨附子之溫補。佐之以朮芍。所以扶中土而斂陰氣。蓋五行無土不成。水臟之邪。非土莫制也。茯苓淡滲。導入水源。而成入腎補陽之劑。王太僕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也。如下文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以脉沈論之。皆非太陽傷寒脉緊之體痛。骨節疼可比。故亦以附子湯主之也。但附子二枚。恐其辛熱太甚。或如真武湯之一枚可耳。不然。臨證時權其輕重。乃

爲合法。未可執泥以爲定法也

附子湯方

附子

二枚去皮
破八片

茯苓

三兩

人參

二兩

白朮

四兩

芍藥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沈者。附子湯主之。八

身體骨節痛。乃太陽寒傷營之表證也。然在太陽。則

脉緊而無手足寒之證。故有麻黃湯發汗之治。此以

脉沈而手足寒。則知寒邪過盛。陽氣不流。營陰滯澀。

故身體骨節皆痛耳。且四肢爲諸陽之本。陽虛不能充實于四肢。所以手足寒。此皆沈脉之見證也。故謂之少陰病。而以附子湯主之。以溫補其虛寒也。即此推之。太陽篇之發汗病不解。虛故也。以芍藥甘草附子湯。及發汗後身疼痛。脉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新加湯主之者。皆汗多亡陽。陰盛陽虛之證。即此義也。

少陰病。脉沈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九

脉沈者。浮候取之則全無。中候切之猶未見。重按之

而方得也。沈則在裏在下。沈則爲陰爲寒。曰急溫之。則知非沈數。沈實沈滑之沈。乃沈遲沈細沈微之沈也。脉沈爲邪入少陰。下焦之真火衰微。陰寒獨盛。故當急溫之。而宜四逆湯也。若不急溫。則陽氣愈虛。陰寒愈盛。而四支厥逆。吐利煩躁之變作矣。

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十

但惡寒而不發熱。爲寒邪所中也。踈卧者。踈曲而卧。諸寒收引。惡寒之甚也。時自煩。欲去衣被。乃陽受陰迫。虛陽上浮。煩躁不寧。乃真陽欲去之機也。然自煩

而欲去衣被。則陽氣猶存。溫經復陽之治可及。故曰
可治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此方當在第六條下

麻黃 二兩

甘草 二兩

附子 一枚炮去支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
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寒利

病人脉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音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

咽痛而復吐利。十一

此言少陰裏證也。太陽中篇第一條曰。脉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其第二條曰。頭痛發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曰病人脉陰陽俱緊。則寒傷營之脉也。傷寒本無汗。今反汗出者。以寒邪不在太陽之表。而在少陰之裏。命門之真火衰微。不能升越其清陽而爲衛氣。衛陽不密。玄府不閉。故反汗

出也。蓋太陽脉緊則寒邪在表。少陰脉緊則寒邪在裏。以陰陽脉俱緊者當無汗。而此又汗出。故謂之反。陽氣不能外固。故曰無陽。然真陽藏于兩腎之中。故又曰屬少陰。少陰之脉循喉嚨。挾舌本。蓋以少陰真火衰微。虛陽上泛。故咽痛也。陰邪上逆。胃中虛寒。則吐。寒邪在裏。中氣不守。則利。猶太陰之腹滿而吐。自利益甚也。能不以溫經復陽爲治乎。

辨誤 尚論云。無陽以護外。所以邪不出而汗先出。誤矣。若太陽寒邪在表。則當有汗出。邪出之論。若少

陰寒邪在裏。但復其陽。陽回則陰寒自消。猶東風解凍。大氣一至。堅冰自泮。又何邪出之有哉。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十三

欲吐不吐者。少陰真火衰微。寒在下焦。陰氣上逆。寒邪犯胃。胃寒故也。心煩者。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胃中。寒盛于下。虛陽上迫。故心煩也。但欲寐。與前第一條同義。五六日。邪傳少陰之候也。自利而渴者。陰

寒在裏。則胃陽不守。故自利。下焦無火。則津液不升。故渴也。素問熱論云。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于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況又見欲吐心煩。但欲寐之證。故云屬少陰也。然渴非陽邪。因下焦無火。不能蒸動氣液。上焦無灌溉之潤。且自利則水穀下趨。而津液消亡矣。夫腎者。水臟也。上古天真論云。腎者主水。聚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者也。上枯下竭。水臟虛涸。故引水自救。非熱燥而渴也。如果熱邪作渴。小便當赤。若小便色白。而又有欲吐心煩。但欲寐之

少陰病形悉具。則其所以小便白者。以下焦命門火虛。但有寒氣在下。無火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如此者。急當以溫經復陽爲治。不可因渴生疑。誤用寒涼。枉人生命也。

少陰病。下利脉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十三

陽氣衰少則脉微。寒邪在經則脉澀。陰邪下走則利。上逆則嘔也。腎臟之真陽衰微。不能升越而爲衛氣。衛氣不密。故汗出也。必數更衣反少者。即裏急後重。

之謂也。蓋古之所謂滯下。今之所謂痢疾。利與痢同。蓋古人所通用也。此因寒邪下利。非濕熱痢之可比。乃下焦陽虛。清陽不能升舉。少陰寒甚。陰氣內迫而下攻也。陽氣陷入陰中。陰陽兩相牽掣。致陰邪欲下走而不得。故數更衣。陽氣雖不得上行。猶能提吸而使之反少。經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清氣者。下焦清陽之氣也。皆寒在下焦。清陽不升之病也。當溫其上。前注皆謂灸頂上之百會穴。以升其陽。蓋百會乃督脉之巔頂。爲諸陽之總會。灸之亦足以提吸陽氣。但

未知果合仲景立法之義否。或曰。仲景無明文。未可強解。以意測之。非必顛頂。然後謂之上也。蓋腎居下焦。而胃雖居中。然亦在腎之上。胃脘之陽。爲後天根本。故有胃氣者生也。言數更衣而反少。則下利不快。但因下焦無火。不得以苦寒之藥攻其下。當以補煖升陽之藥溫其胃。且灸之。則下焦之清陽升越。胃中之陽氣流行。清陽升而濁陰降。水穀分消而下利自止矣。灸之者。灸少陰之脉穴。或更灸胃之三脘也。即前所謂當灸之。附子湯主之之法。及下文灸少陰七

壯之類也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古

見少陰證而下利。為陰寒之邪在裏。濕滯下焦。大腸受傷。故皮圻血滯。變為膿血。滑利下脫。故以溫中固脫之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

一斤 一半全用一半篩末

乾薑 一兩

粳米 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溫服七合。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桃花湯。非濕熱暴利。積多氣實之所宜。蓋所以治陰寒虛滑之劑也。李時珍云。赤石脂。手足陽明藥也。體重性濇。故能收濕止血而固下。味甘氣溫。故能益氣生肌而調中。中者。腸胃肌肉。驚悸黃疸是也。下者。腸澼泄利。崩帶失精是也。白入氣分。赤入血分。故仲景用桃花湯。治下利便膿血。取赤石脂之重濇。入下焦血分而固脫。乾薑之辛溫。暖中焦氣分而補虛。粳米之甘溫。佐石脂乾薑而潤腸胃也。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

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十五

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而便膿血者。蓋陰寒下利也。二三日至四五日。陰邪在裏。氣滯腸間。故腹痛也。下焦無火。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且下利不止。則小便隨大便而頻去。不得瀦蓄于膀胱而小便不得分別也。下利不止。氣虛不固而大腸滑脫也。便膿血者。邪在下焦。氣滯不流而大腸傷損也。此屬陰寒虛利。故以瀦滑固脫。溫中補虛之桃花湯主之。

辨誤 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痢疾也。

蓋夏秋時行疫痢。或濕熱流行。或寒濕浸淫。皆六氣淫慝之所致。凡濕火所犯。從下而上。先傷手陽明大腸。使廣腸腫潰。皮傷血瘀。變爲膿血積滯。氣道閉塞。清陽不升。濁氣下墜。腸腫路窄。時時欲便而不快。故少腹痛而下重。治宜清濕熱。瀉大腸。宜通不宜瀉。經所謂通因通用也。若不急治而邪氣上行犯胃。則必至于胃滿不食。惡心乾嘔。胃氣傷敗而死矣。今所謂禁口痢者是也。更有時行厲氣。隨犯隨禁者。皆難治之證也。至若寒濕陰邪。動則先犯陰經。中滿腹痛。脾

胃受傷。小腹絞痛。下利膿血。氣化不行。小便點滴。治之之法。宜溫宜升。久則宜補宜瀉。所謂治寒以熱也。其更甚者。大孔開張。血不成積。胃口敗絕而殞矣。痢雖一證。而陰陽虛實之治法不同。此條自成氏以來。凡注皆以腹痛爲裏寒。惟尚論以腹痛小便不利爲少陰熱邪。云注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欠清。蓋熱邪挾少陰之氣。填塞胃中。故用乾薑之辛以散之。若混指熱邪爲寒邪。寧不貽誤後人邪。詳推此論。未必能矯前人之失。蓋腹痛爲太陰本證。即有熱邪。亦

必有宿食積滯。方能作痛。豈但有熱邪在內。能作腹痛耶。況熱邪挾少陰之氣。尤爲難解。若果熱邪填塞胃中。如何可用乾薑之辛熱以散之。似屬背理。竊恐指爲寒邪者。未爲大誤。指爲熱邪者。反貽誤後人不小矣。若以乾薑爲誤。其誤當責之立法之仲景矣。但觀痢證。有用大黃黃連而愈者。有用乾薑肉果人參附子而愈者。豈非明證耶。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

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十六

少陰病者。即前脉微細。但欲寐。及惡寒脉沈足冷等證也。二三日不已。言少陰本經自感之邪。非三陽傳邪也。若自陽經傳來。內經熱論云。五日少陰受之。則二三日猶在陽明少陽。豈得即稱少陰病。而又云不已哉。至四五日。漸久而寒邪愈深。故裏寒而腹痛也。小便不利者。陰寒盛極。下焦無火。氣化不行也。四肢爲諸陽之本。陽氣旺。則清陽實四肢。陽太盛。則四肢實而能登高而歌。及棄衣而走也。此以陽衰陰盛。故

四肢沈重疼痛也。寒邪已當自利。若裏熱而小便不利。則水爲熱邪所耗矣。以寒邪在裏而小便不利。是氣化不行。寒水停蓄。水穀不分而下利。故爲有水氣。非水停心下。及腫脹之水也。然病無定情。證有不齊。非必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爲定證也。若其人或因少陰脉貫腎絡于肺。陰邪在下。虛火上迫。肺氣上逆而欬者。或下焦火不能制水。小便利而色白者。或寒邪在裏。胃陽敗損。腎不能司二陰之竅而下利者。或陰邪上逆。犯胃而嘔者。皆是也。夫陰邪縱肆。眞

陽不守。急宜恢復真陽。消除陰翳。故宜以真武湯主之。真武湯論。見青龍湯下。

真武湯方。成氏舊本。原在此條之下。其方論前已移附大青龍湯下。此不重贅。然後加減法。爲後世俗醫所增。察其文理。紕繆。惡其紫之亂朱。故重附于此。併逐一指摘其誤。使學者有所別識。云。

後加減法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此三味。小青龍湯證中。因心下有水氣。乾嘔而咳。或

利或喘。皆水寒傷肺。肺寒氣逆所致。故用芍藥細辛
乾薑五味等藥。以收肺氣之逆。此條亦有水氣。或咳
或利或嘔。當與小青龍證同治。故從彼方移入此方。
深得仲景之意。可稱恰當。
升法見小柴
胡湯注中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小便利則氣化尚行。或水氣去。未可知也。然茯苓雖
淡滲。亦有補虛益氣之功。故爲君子之藥。雖溫補下
焦之八味丸。亦仍用之。此方既與附子白朮芍藥同
用。留之何害。而必去之耶。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下利加乾薑。極爲允當。但去芍藥之說。其義未安。張
元素曰。白芍入脾經。補中焦。乃下利必用之藥。蓋瀉
利皆太陰病。故不可缺。得甘草爲佐。治腹中痛。熱加
黃芩寒加桂。此仲景神方也。李時珍云。白芍益脾。能
于土中瀉木。何反去芍藥耶。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成半斤

嘔加生薑。固爲穩當。而去附子之說。是屬何意。少陰
寒邪下攻。則下利。上逆則嘔吐。其用附子處。如飲食

入口即吐而用四逆湯。非吐而用附子耶。如下利清
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或腹痛。或乾嘔而
用通脉四逆湯者。非嘔而用附子耶。如利不止。厥逆
無脉。乾嘔而煩。用白通加猪胆汁湯者。非嘔而用附
子耶。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豈加減家猶未之見。而獨
于真武湯去之耶。想但見千金方嘔家多服生薑之
語。而忘其爲少陰證之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
痛。下利等證耶。其加減如此。謂非出自後世俗醫之
手而何。

少陰病脉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溫。脉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七

脉緊見于太陽。則發熱惡寒。而爲寒邪在表。見于少陰。則無熱惡寒。而爲寒邪在裏。至七八日。則陰陽相持已久。而始下利。則陽氣耐久。足以自守矣。雖至下利。而以絞索之緊。忽變而爲輕細軟弱之微脉。微則恐又爲上文不可發汗之亡陽脉矣。爲之奈何。不知少陰病。其脉自微。方可謂之無陽。若以寒邪極盛之緊脉。忽見暴微。則緊峭化而爲寬緩矣。乃寒邪弛解。

之兆也。曰手足反溫。則知脉緊下利之時。手足已寒。若寒邪不解。則手足不當溫。脉緊不當去。因脉本不微。而忽見暴微。故手足得溫。脉緊得去。是以謂之反也。反溫反去。寒氣已弛。故爲欲解也。雖其人心煩。然煩屬陽。而爲煖氣已回。故陰寒之利必自愈也。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六

吐利。陰經之本證也。或但吐。或但利者。猶可。若寒邪傷胃。上逆而吐。下攻而利。乃至手足厥冷。蓋四肢皆稟氣于胃。而爲諸陽之本。陰邪縱肆。胃陽衰敗。而不

守。陰陽不相順接而厥逆。陽受陰迫而煩。陰盛格陽而躁。且煩躁甚而至于欲死。故用吳茱萸之辛苦溫熱。以泄其厥氣之逆而溫中散寒。蓋茱萸氣辛味辣。性熱而臭臊。氣味皆厚。爲厥陰之專藥。然溫中解寒。又爲三陰並用之藥。更以甘和補氣之人參。以補吐利虛損之胃氣。又宣之以辛散止嘔之生薑。和之以甘緩益脾之大棗。爲陰經急救之方也。

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蜷臥。手足溫者可治。元
陰寒在裏。則胃陽不守而下利。若利自止。則知胃氣

復固。陽氣復能自守。惡寒者。陽虛不能勝任外氣也。踡卧者。身體四肢皆踡曲而卧。惡寒之情狀也。大凡熱者。偃卧而手足弛散。寒則踡卧而手足斂縮。下文惡寒踡卧而手足逆冷者。即爲真陽敗絕而成不治矣。若手足溫。則知陽氣未敗。以其陽氣尚能溫煖四肢。故曰手足溫者可治。然治之之法。亦無外乎溫經復陽之法也。方氏不知四肢爲諸陽之本。而曰四肢屬脾。溫者。脾土和也。土和則萬物生。故曰可治。其謬殆甚。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三

前吳茱萸湯條內言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此雖吐利而手足不逆冷則陽氣未損陰經當無熱而惡寒今反發熱足見陽氣已回故曰不死既有可生之機而脉不至則是陽雖未絕寒邪固閉脉道鬱伏而不通故灸少陰七壯少陰穴即前背惡寒所灸之穴及井榮俞經合也可見吐利而手足逆冷惡寒踡卧不發熱而脉不至者即爲不治之證矣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湯主之。其脉即出者愈。三一

清穀。清水完穀也。裏寒外熱。陰盛格陽于外也。寒甚于裏。故下利清穀。四肢厥逆而脉見微細欲絕也。寒甚則當惡寒。而反不惡寒。寒甚則面不當赤而反赤色。虛陽上浮而戴陽也。寒邪在裏。或作腹痛。陰氣上逆。或作乾嘔。少陰之脉循喉嚨。若陰盛迫陽于上。或作咽痛。寒凝水涸而利反止。陰盛陽衰之極。營血不

流。陽氣不行而至。于脉不出者。當以通脉四逆湯主之。前陽明中寒。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尚以四逆湯主之。況少陰乎。服湯後。陽回氣動。其脉即出而仍還于有者。乃陽氣未竭。一時爲盛寒所抑。鬱伏不出耳。故即出爲愈也。然即出之脉。與下少暴出者異。所謂即出者。言即漸而出。至于復有。自有而常有。所以爲愈。不若暴出之自無而忽有。既有而仍無。如燈光之回燄。乃陽氣已竭。得湯之溫煖。而作返照之光。則陽氣欲絕而死矣。

通脉四逆湯方

甘草

炙 三兩

乾薑

三兩

附子

大者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通脉四逆湯。即四逆湯而增入甘草一兩。倍加乾薑也。四逆湯義。見太陽下篇陽旦條下。愚竊論之。以四逆湯而倍加乾薑。其助陽之力。或較勝。然既增通脉二字。當自不同。恐是已加葱白以通陽氣。有白通之義。故有是名。疑是久遠差訛。或編次之失。致原方中

脫落。未可知也。其後加減法。揣其詞義淺陋。料非仲景本意。何也。原文中已先具諸或有之證。然後出方立治。則一通脉四逆湯。其證皆可該矣。豈庸續用加減邪。況其立意庸惡陋劣。要皆出于鄙俗之輩。未敢竟削。姑存之以備識者之鑑云。

面色赤者。加葱九莖。

面色之赤。乃陰盛格陽。虛陽上泛。附子之溫。能直達命門。大補坎中之真陽。自能引火歸源。導龍歸海。何必蔥白。其所以用蔥白者。蓋爲陽氣不得流通。下利

脉微。至厥逆無脉而設也。夫脉者。氣血流行之發現處也。陰血非陽氣不行。寒邪固閉。陽氣鬱伏。故以葱白通行陽氣。助薑附溫經復脉之功耳。然葱之功力。豈能導火歸根。而能治面色之赤哉。吾不信也。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

寒邪在裏而腹痛。既有薑附。自可溫中。即加芍藥。更爲相宜矣。脉又不至。何必去葱。揆之於理。豈非庸俗之見乎。

嘔者。加生薑二兩。

薑能宣通陽氣而解散寒邪。且千金謂生薑爲嘔家聖藥。加入爲宜。

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

此所謂少陰咽痛者。以少陰之脉貫腎絡于肺。循喉嚨。挾舌本。所謂咽者。陰陽應象論云。地氣通于嗌。嗌者。嚥物之咽也。地氣者。腎中命門之陽氣也。猶天地之氣。一陽生于黃泉之義。此以陰盛迫陽。下焦真陽失守。虛火在上。故作咽痛。附子峻補真陽。直走下焦。引火歸根。其痛自止。未可與下文熱在少陰。二三日。

咽痛與甘草桔梗湯同論也。一寒一熱。陰陽迴殊。況
桔梗爲舟楫之劑。乘載藥力以入肺。不使下行之品。
正欲令其虛火下降爲宜。豈可更與上焦風熱。肺家
天氣病之喉痛。同日而語哉。至于芍藥。性雖酸收。亦
可斂火下降。其去留亦無大關係。又何足論哉。
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桔梗固爲當去。而人參之加。亦可以助姜附而補下
利清穀之虛。併可以補氣血而鼓動其不至之脉。可
稱允當。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二十二

上文下利已多。皆屬寒在少陰。下焦清陽不升。胃中陽氣不守之病。而未有用白通湯者。此條但云下利。而用白通湯者。以上有少陰病三字。則知有脉微細。但欲寐。手足厥之少陰證。觀下文下利脉微。方與白通湯。則知之矣。利不止而厥逆無脉。又加猪胆人尿。則尤知非平常下利矣。蓋白通湯。即四逆湯而以蔥易甘草。甘草所以緩陰氣之逆。和薑附而調護中州。蔥則辛滑行氣。可以通行陽氣而解散寒邪。二者相

較。一緩一速。故其治亦頗有緩急之殊也。

白通湯方

葱白 四莖

乾薑 二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義見注

中

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湯加猪胆汁湯主之。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

名生 二十三

上文少陰下利。即以白通湯主之矣。此則下利而脉

微。足見陽氣愈微。故與白通湯以恢復真陽。消除寒氣。不謂服湯之後。利仍不止。反見四肢厥逆而無脈。陰邪上逆而乾嘔。虛陽受迫而作煩悶者。此非藥之誤也。以陰寒太盛。熱藥不得驟入。陰邪縱肆猖獗。扞格而不入耳。故用內經至真要大論中熱因寒用之法。從而逆之。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之義也。故用鹹寒下走之人尿。苦寒滑下之豬胆。以反從其陰寒之性。導姜附之辛熱下行。爲反佐入門之導引。王啓玄所謂下噤之後。冷體旣消。熱性便發。

使其氣相從。而無拒格之患也。服湯後。其脉忽暴出者。是將絕之陽。得熱藥之助。勉強回焰。一照而熄。故死。若得湯而其脉微續漸出者。爲陽氣復回。故爲生也。陰寒至此。真陽成幾乎熄矣。危哉。

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二十四

少陰負趺陽句。疑有脫字。不然。何至詞不達義邪。前注皆以少陰爲水。趺陽爲土。恐土不能制水。得以泛溢而爲嘔吐下利。予其權于土。土強則水有制而平成可幾。愚恐猶未合于至理。夫少陰。腎也。水中有火。

先天之陽也。跌陽胃脈也。火生之土。後天之陽也。此承上文下利而言。凡少陰證中諸陽虛陰盛之證。而至于下利。及下利清穀之證。皆由寒邪太盛。非惟少陰命門真火衰微。且火不能生土。中焦胃脘之陽不守。故亦敗泄而爲下利。少陰脈雖微細欲絕。而爲陰寒所勝。則爲少陰之真陽負矣。若跌陽脈尚無虧損。則是先天之陽。雖爲寒邪之所鬱伏。而後天胃脘之陽尚在。爲真陽猶未磨滅。所謂有胃氣者生。故爲順也。若跌陽亦負。則爲無胃氣而死矣。

少陰病。脉微沈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三五

首條云少陰之爲病。脉微細。但欲寐也。此條又見沈脉。則寒邪更深。汗出者。內無真陽。衛氣不固而腠理一不收也。不煩者。虛陽猶未上奔也。自欲吐。即前欲吐不吐之證也。少陰之見證如此。乃當急溫急補之時。失此不治。至五六日而更加自利。乃至不煩之證。至陽欲亡而作煩。陰迫陽而發躁。以但欲寐者而不得臥寐。則陽神飛越。真氣敗亡而死矣。雖欲溫之。所謂

渴而穿井。闢而鑄兵。不亦晚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二十六

前惡寒而踈。因有煩而欲去衣被之證。爲陽氣猶在。故爲可治。又下利自止。惡寒而踈。以手足溫者。亦爲陽氣未敗。而亦曰可治。此條惡寒身踈而利。且手足逆冷。則四肢之陽氣已敗。故不溫。又無煩與欲去衣被之陽氣尚存。況下利又不能止。是爲陽氣已竭。故爲不治。雖有附子湯。及四逆白通等法。恐亦不能挽回。既絕之陽矣。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二十七

寒邪上逆則吐。下攻則利。陽虛則煩。陰極則躁。而四肢乃諸陽之本也。以吐利煩躁併作。而又四肢逆冷。爲陽氣竭絕。故死。雖不言脉。脉亦可知矣。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二十八

前條利自止而手足溫則爲可治。此則下利止而頭眩。頭眩者。頭目眩暈也。且時時自冒。冒者。蒙冒昏暈也。虛陽上冒于顛頂。則陽已離根而上脫。下利無因而自止。則陰寒凝閉而下竭。是亦所謂上厥下竭矣。

于此可見陽回之利止則可治。陽脫之利止則必死矣。正所謂有陽氣則生。無陽氣則死也。然既曰死證。則頭眩自冒之外。或更有惡寒四逆等證。及可死之脈。未可知也。但未備言之耳。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平丸

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固爲不治。此條但不利耳。下文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雖不止利而已不見陽煩。但見陰躁。則有陰無陽矣。其爲死證無疑。況又脈不至乎。前已有脈不至者。因反發熱。故云不死。又

有脉不出者。雖裏寒而猶有外熱。身反不惡寒而面赤。其陽氣未絕。故有通脉四逆湯之治。此則皆現陰極無陽之證。且不煩而躁。并虛陽上逆之煩。亦不可得矣。寧有不死者乎。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三

少陰病而至六七日不解。其本經之自受者。至此則陰邪已深。臟氣已敗。若傳經之邪。自陽入陰。五日而少陰受之。又已三日。亦不爲不深矣。一呼一吸爲一息。人身陽氣。出自下焦。故命門爲三焦之原。陽氣上

行而爲宗氣。聚于膻中。故膻中爲氣之海。上通于肺而爲呼吸。一息而脉行六寸。一日一夜共一萬三千五百息。當萬物之數。脉行八百一十丈。其氣皆由丹田之關元氣海而出。謂之膻中氣街者是也。所以肺主出氣而腎主納氣。一呼一吸而腎爲之本。肺爲之末。以少陰腎臟受邪。至于喘息之聲已高。是膻中之氣有出無入。欲歸丹田而納諸腎臟。其可得乎。陽氣離根已從上脫。有不立盡者邪。

少陰後篇證治第二十

少陰中風

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三十一

脉之陰陽。辨脉載之詳矣。然其所以分陰陽者有三。
一曰大浮數動滑爲陽。沈瀋弱弦微爲陰。故曰陰病
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其二曰寸口脉陰陽
俱緊。以一寸口而曰陰陽脉。是浮候爲陽。沈候爲陰
也。其三曰寸口脉微。名曰陽不足。尺脉弱者名曰陰
不足。此以尺寸分陰陽。即關前爲陽。關後爲陰之法。

也。前後注家俱置之不講。模糊抹過。恐注家亦未明
曉。所以作依樣葫蘆耳。殊非先覺之所宜也。前太陽
中風。陽浮而陰弱。蓋以浮候沈候分陰陽也。此所謂
陽微陰浮者。是以寸口尺中分陰陽也。若以浮沈二
候分陰陽。則沈候豈有浮脉邪。此不辨自明者也。夫
少陰中風者。風邪中少陰之經也。脉法浮則爲風。風
爲陽邪。中則傷衛。衛受風邪。則寸口陽脉當浮。今陽
脉已微。則知風邪欲解。邪入少陰。唯恐尺部脉沈沈
則邪氣入裏。今陰脉反浮。則邪不入裏。故爲欲愈也。

少陰禁汗

少陰病。脉細沈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三二

少陰病。承上文。中風而言也。微細爲少陰。首條之本脉。然風爲陽邪。沈則邪入已深。數則熱鬱陰分。故爲病已在裏。而不可發汗。非前寒邪在表之反發熱。可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及二三日無裏證之可與麻黃附子湯。微發汗也。脉微細之傷寒。與脉沈數之中風。迥異。而在表在裏。尤所當辨。故有是禁。

少陰誤汗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三十三

邪入少陰。致咳而下利。譫語者。以強逼其汗故也。邪在陰經。苟非真陽欲亡。衛氣不固。仲景于少陽篇中。已明言陰不得有汗矣。醫以其無汗而妄用燒針取汗之法。致火氣入裏。少陰之脉貫腎絡于肺。循喉嚨。火氣循經上逆。故爲欬。從裏下攻則下利。陰經本無譫語。而火氣留中。亂人神志。一如陽明胃熱之狀。揆

其所由。皆被火氣逼劫故也。肺金受燥。化源已竭。水穀不分而津液已亡。尚有譏語之火氣在裏。則氣化必乖。小便必難也。此無他。皆以火氣強責少陰汗故也。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三十四

此又以申上文強責汗之誤也。言如前篇陰邪入少陰。陽氣衰微。不能充實于四肢則厥。脉陰陽俱緊而反汗出者爲亡陽。厥則陽氣將敗。汗出則真陽外走。

故皆用附子湯。真武湯。及四逆白通等回陽之法。此以陽邪入少陰。腎家之真陽不得流貫。故但見外寒而厥。陽氣未至。敗亡。故無汗。況三陽在表。三陰在裏。邪在陰經。本不得有汗。醫不知而強發之。豈知既入少陰。邪已在裏。欲其復從表散。烏可得哉。乃不達其義。或以辛溫升發。或用燒針火劫。強逼取汗。邪氣在裏。既不能蒸陰液而爲汗。若熏熯燒針。徒足以鼓動其陽邪。煎迫其陰血。故云必動其血。陰受陽迫。火挾血而上升。必走上竅。但未知其從何道而出。或從口

鼻。或從目出。未可知也。名曰下厥上竭者。謂寒熱之厥。皆起于下也。素問厥論云。陽氣衰于下。則爲寒厥。陰氣衰于下。則爲熱厥。其必起于足下者。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也。乃以強發之。故鼓激其少陰。鬱伏之邪。自下而厥。逆上奔。致陰血湧出而上竭其陰液。故名下厥上竭。然旣在少陰。已屬陰厥。寒涼在所難用。而陰血已動。溫補又屬難施。所以謂之難治也。以一強發之誤。其變如此。遂至跋疴。進退維谷。臨證者其可草率從事邪。

少陰咽痛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三十
五

風邪入少陰之經。其脉貫腎絡肺循喉嚨繫舌本。邪氣循脉上行。故二三日咽痛。然此所謂咽痛者。非比前篇陰盛迫陽之證。可以通脉四逆湯。引火歸源爲治也。中風本屬陽邪。乃客熱內犯少陰之經耳。邪氣輕微。故二三日纔見咽痛一證。但終屬病發于陰。不必驟用寒涼。故僅用甘草湯以和緩其邪。即鳳髓丹

用甘草以緩腎急之意也。如不差者。又與苦辛之桔梗。以清肺氣。利咽喉。同甘草和之而已。

甘草湯方

甘草 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一服。

桔梗湯方

桔梗 一兩乃苦桔梗非甜桔梗也 甘草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三六

前條云二三日咽痛。初邪尚輕。故但以甘草桔梗湯和緩陽邪。清肺下氣而已。此條云咽中痛。則陽邪較重。故以半夏之辛滑。以利咽喉而開其粘飲。仍用桂枝以解衛分之風邪。又以甘草和之。後人以半夏辛燥。桂枝溫熱而疑之。不知少陰咽痛。陰經之陽邪。非半夏之辛滑。不足以開咽喉之鎖結。風邪在經。非桂枝之溫散。不能解衛分之陽邪。況所服不過一方寸匕。即使作湯。亦一二方寸匕。煎三沸。待小冷而少少嚥之耳。且半夏本滑而不燥。桂枝亦溫而不熱。少少

用之。亦復何害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

洗

桂枝

取皮

甘草

炙以上各等分

已上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煮七沸。內散一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論附注中

小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前人以一咽痛。而有治法三等之不同。遂至議論紛

出。不知第一條咽痛。少陰之邪氣輕微。故但以甘桔和之而已。其二條。因經邪未解。痛在咽中。痰熱鎖閉。故以半夏開豁。桂枝解散。此條則咽已生瘡。語言不能。聲音不出。邪已深入。陰火已熾。咽已損傷。不必治表。和之無益。故用苦酒湯。以半夏豁其咽之不利。鷄子白以潤咽滑竅。且能清氣除伏熱。皆用開豁潤利。收斂下降而已。因終是陰經伏熱。雖陰火上逆。決不敢以寒涼用事也。

苦酒湯方

半夏

如棗核大十枚洗淨破

雞子

一枚去黃內上苦酒著雞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服之。

少陰之陰熱上攻。終非三陽之熱邪可比。故始終禁用寒藥。然非辛溫滑利。不足以開上焦痰熱之結邪。故用半夏爲君。鬱熱上蒸。則上焦天氣不清。所以咽中傷爛。肺受火刑。金實無聲。故語言不能。聲音不出。肺爲人身之天氣。象形以爲用。故以雞子白之清涼滑竅爲臣。李時珍云。卵白象天。其氣清。其性微寒。卵

黃象地。其氣渾。其性溫。兼黃白而用之。其性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故卵白能清氣治伏熱。目赤咽痛諸疾。形不足者補之以味。故卵黃能補血。治下利胎產諸疾。卵則兼理氣血。故治上列諸疾也。陰火上逆。非寒涼可治。當用酸斂以收之。故用味酸性斂之苦酒爲佐。使陰中熱淫之氣斂降。如霧斂雲收。則天清氣朗而清明如故矣。謂非窮理盡性。格物致知。而能用意如是邪。今之優人。每遇聲啞。即以生雞子白啖之。聲音即出。亦此方之遺意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胃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三十八

少陰下利。本屬臟寒。然中風陽邪所感。因少陰之脉。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陽邪入絡。故咽痛胃滿而心煩。皆陰經之伏熱也。寒涼既不利于陰經之治。而溫藥又非伏熱所宜。故仲景不得已。旁出奇治。而以猪膚湯主之。蓋以滋養腎臟之真陰。滑利咽喉之逆氣。潤下其心胃之客熱。使邪氣帖服。而不犯寒熱之禁忌。其斯以爲聖乎。

猪膚湯方

猪膚

一斤
甘寒

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溫分六服。

猪膚一味。方中向未注明。以何者爲膚。致使前後注家議論紛然各異。如吳綬謂燂猪時刮下黑膚也。方有執謂本草不載。義不可考。說者不一。用者不同。然旣曰膚。當以燂猪時所起之皮外毛根之薄膚爲是。王好古以爲猪皮。尚論云。若以爲燂猪皮外毛根薄。

膚。則蒼劣無力。且與熬香之說不符。但用外皮。去其
內層之肥白爲是。其說頗通。若果以燂猪時毛根薄
膚。則薄過于紙。且與垢膩同下。熬之有何香味。以意
度之。必是毛根深入之皮。尚可稱膚。試觀刮去毛根
薄膚。毛斷處。毛根尚存皮內。所謂皮之去內層。極爲
允當。蓋以猪爲北方之水畜。膚近毛根。取其色黑而
走腎滋陰。加白蜜之滑潤。以利咽潤燥。風從衛入。以
北方之性。引少陰之邪。仍向皮毛而消散。則客熱可
除。至于白粉五合。亦未明言是何穀之粉。致歷代注

釋俱無分辨。愚攷之本草。李時珍云。惟粟之味鹹淡。氣寒下滲。乃腎之穀也。腎病宜食之。虛熱消濁洩痢。皆腎病也。滲利小便。所以洩腎邪也。降胃火。故脾胃病宜之。以此擬之。旣曰熬香。味亦可啖。仲景所用。或此意也。成氏以爲益氣斷利。意亦相同。或有所自。未可知也。但毫不置辨爲異耳。後人但能譏其隨文順釋。而亦無片言分剖。何哉。

少陰熱厥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三十九

成氏云。四逆。四支不溫也。其說似與厥冷有異。方氏謂人之四支溫和爲順。不溫和爲逆。則不溫即冷也。仲景于厥陰篇中。即自爲注脚云。凡厥者。陰陽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由此觀之。厥即逆冷。逆冷即厥。初無少異。况厥陰篇中。以厥少熱多。厥多熱少。爲病之進退。以熱對厥。則知不止于不溫。

而實四支逆冷矣。但厥逆有輕重之不同。寒熱之各殊。所以素問厥論中。有熱厥寒厥之分也。故論中或云厥。或云厥逆。或云四逆。或云厥冷。或曰手足寒。或曰手足厥寒。皆指手足厥冷而言也。然厥逆雖皆手足寒冷。而其所以致厥之故。則有寒熱之不同。若寒邪在裏。陰寒肆逆。則陽氣不充于四支。故有厥逆之患。若熱邪內鬱。邪氣阻絕。則陽氣不達于四支。故亦有厥逆之變。人身陽氣起于足少陰之湧泉。故靈樞云。衛氣晝行于陽二十五度。夜行于陰二十五度。常

從足少陰出入者也。所以少陰腎中命門真陽之氣。遊于一身而佈化。則爲三焦。達于皮膚而固密。則爲衛氣。邪在少陰之裏。無論寒熱之邪。皆足以阻絕二氣之流行。蓋陰血無陽氣。則無以流行。陽氣無陰血。則無以附麗。二者相依。並行不悖。頃刻不離。故生氣通天論云。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絕者。阻絕之謂也。若此者。其即陰陽不相順接之謂歟。此所謂少陰病者。即前所云脈微細。但欲寐之少陰病也。已見四逆之變。而又有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痛。或泄利下

重諸陰邪之見證。若果屬寒厥。則當以四逆湯。及附子湯主之矣。而仲景以四逆散主之者。何也。蓋因本係中風之陽邪。或邪自陽經傳來者。本屬陰中之陽邪。雖未可以寒涼施治。亦不可率以四逆湯之辛熱。妄投致誤。故以甘緩升解。開結斂陰之四逆散和之而已。然四逆散性味和平。非療厥治逆。一定不移之定法也。前輩輒以爲寒涼之劑。未可以之治療寒厥。誤矣。夫甘草枳實。本非寒藥。且柴胡但能升解鬱熱。並無寒性。芍藥走陰酸斂。亦非寒物。又何寒涼之有。

竊推仲景之意。蓋以甘草之甘和。以緩陰邪之急。枳實之苦。以開中氣之結。柴胡以升發其陽氣之鬱。芍藥以收斂其陰氣之逆。所服不過一方寸匕。一日二服而已。所以藥力輕微。制劑徧小者。無過和解其邪耳。若和之而證減厥除。則其邪解矣。若陰邪寔盛。厥逆不解。則溫經復陽之四逆等湯具在。若厥後發熱。不惡寒而反惡熱。口燥舌乾。煩躁不眠。譫語便秘。則爲自陰還陽。已非陰經之舊證。前治陽明法可用也。此正所謂持其兩端。觀釁而動之法。與兵家無異。若

仍泥諸四逆厥冷爲不可下之例。則又非變通之活法矣。

四逆散方

甘草

枳實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義具注中

後加減法

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并主下痢。

悸者。加桂枝五分。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著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一詳推後加減法。凡原文中。每具諸或有之證者。皆有之。如小柴胡湯。小青龍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四逆散。皆是也。愚竊揆之以理。恐未必皆出于仲景。如小柴胡證之或欬。去人參而用小青龍法。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雖或可用。然肺寒氣逆者宜之。肺熱而痰氣壅盛者。非所宜也。前小青龍症。本以水寒侵肺。

表證未解。又與麻黃桂枝同用。故不畏其收斂。在小柴胡湯。已當量其寒熱虛實而施。不可鹵莽從事矣。況其他乎。真武湯之或款。亦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此乃少陰寒證。或亦可用。然少陽少陰。自當畧有區別。至此條四逆散之或咳。亦加五味子乾薑。且分兩不過五分。如曰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則古之五分。僅存今之五厘而已。寧可以方寸七分三服哉。若果仲景所加。雖或以爲陰中之陽邪而減。其分兩亦未可知。然不能無疑焉。如腹中痛者。加附

子一枚。以少陰腹痛而用附子一枚。非仲景不能。宛然仲景之筆。但以一枚之多。若加入十分之中尚可。若止加入三方寸七內。則覺太多矣。而加法中並無成法。亦缺失也。其泄利下重者。以陰寒在裏。則泄利。清陽不升而下陷。則下重。泄利下重。則氣滯下焦。故用辛溫滑利之薤白。以鼓動其陽而疏泄其滯也。此亦頗似仲景本文。何以知之。嘗觀金匱方中治胃痺心痛。有括薤薤白白酒湯。胃痺不得臥。心痛徹背者。有括薤薤白半夏湯。胃痺心痛。有枳實薤白桂枝湯。

皆以其脉之陽浮陰弦及寸口脉沈而遲。關上小緊數。悉爲陽氣虛衰之故。所以用薤白通行陽氣。即白通湯用葱白之意也。至于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夫悸病之在陽經者。皆屬汗下之虛。其說已見于小柴胡湯方論中矣。而三陰悸病。乃陰中之陽。亦虛邪所致。蓋桂枝爲衛分解散風邪之藥。雖太陽篇中。如炙甘草湯。治心中悸而煩者。中有桂枝。又桂枝甘草湯。治發汗過多。叉手冒心。心下悸者。亦用桂枝。又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發汗後臍

下悸。欲作奔豚者。用桂枝。皆各自有專意。非獨以桂枝能治悸也。且已上諸湯。桂枝輒皆三四兩。此方止用五分。何以治悸。茯苓雖淡滲。而小便不利者。亦止用五分。東垣云。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也。李時珍云。古今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據東垣之說。則古之所謂五分。乃今之一分七厘也。豈能滲利小便哉。況氣化之功。非獨淡滲可致。是以知其非仲景原文也。

少陰熱證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四

少陰下利。陰寒在下也。少陰之脉從腎上貫肝膈。入肺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以下利六七日之久。邪氣循經上逆。犯肺則咳。入胃則嘔。下焦無火。氣液不得蒸騰。則渴。虛陽在上。其脉出肺絡心。故心煩不得眠也。猪苓湯主之者。非獨滲利小便。分別水穀而已。以諸利小便之藥。皆氣味輕薄而上行于

肺。使肺氣下行。然後小便滲利。此蓋欲引其犯肺咳
嘔心煩之陽邪下走。故用諸滲泄之藥。及甘膠以清
肺益陰也。詳具五苓散及猪苓湯方論中。然于此可
見仲景治少陰經之陽邪。雖不以寒涼爲治。而亦不
輕用溫熱。唯用升降滋養。以導引消弭之耳。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
主之。四十一

二三日以上。言纔過二三日也。二三日即心中煩。不
得卧。較之前條咽痛心煩爲陽邪已甚。然陰經邪熱。

亦能燔灼心神。使之煩悶攪亂而不得卧者。不似前篇皆少陰之寒邪入裏。陰邪太甚。故能使命門真陽磨滅。所以更無熱證。此篇皆陽邪入裏。故無虛寒之證。且腎家雖有真陰。亦自有真陽作配。又增外入之陽邪。是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使熱邪內鬱而心煩不得卧。致手足兩少陰俱受病也。以黃連阿膠湯主之者。所以瀉心家之煩熱。益腎臟之真陰也。前輩每以傳足不傳手。疊疊立論。諄諄置辨。皆未之思。并未之悟耳。如少陽證而每病及三焦。陽明脾約而使大腸

燥結。少陰下利膿血。病及大腸。六經之喘咳。邪皆犯肺。心中煩。心下痞。及驚悸神昏之病。皆犯心之包絡。非手經病邪。豈手經非十二經。又在軀殼之外而不病邪。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

二兩

黃芩

二兩

芍藥

二兩

雞子黃

三枚

阿膠

三兩

治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烱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黃連苦寒。瀉心家之煩熱。而又以黃芩佐之。芍藥收陰斂氣。雞子黃氣味俱厚。陰中之陰。故能補陰除熱。阿膠爲濟水之伏流。乃天下十二經水中之陰水也。烏驢皮黑而屬水。能制熱而走陰血。合而成膠。爲滋養陰氣之上品。協四味而成劑。半以殺風邪之熱。半以滋陰水之源。而爲補救少陰之法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四十二

大凡寒邪入少陰。必惡寒逆冷。故以反發熱者爲陽

回陰解而不死。此因風邪入少陰。至八九日之久。一身手足盡熱者。蓋以足少陰腎邪傳歸足太陽膀胱也。腎與膀胱一表一裏。乃臟邪傳腑。爲自陰還陽。以太陽主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然一身盡熱。陽邪已甚。正所謂邪在陰經。則爲陰邪而見陰證。邪在陽經。即爲陽邪而見陽證。以熱邪在膀胱。所謂瘀熱在裏。迫血妄行。故必便血也。此條雖係自陰轉陽。其中風之熱邪。既歸太陽之裏。與太陽熱結膀胱之證。治無異。不可仍以少陰爲治也。必便血三字。前注家俱謂

必出二陰之竅。恐熱邪雖在膀胱。而血未必從小便出也。詳見熱結膀胱注中。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四三

邪入少陰而下利。則下焦壅滯而不流行。氣血腐化而爲膿血。故可刺之以泄其邪。通行其脉絡。則其病可已。不曰刺何經穴者。蓋刺少陰之井榮俞經合也。其所以不言者。以良工必知之熟矣。故不必贅也。

少陰急下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四十

少陰本經感受之寒邪。本無口燥咽乾之見證。即中風陽邪所感。亦無過心煩咽痛不得卧而已。雖有咳而渴嘔之證。是亦虛陽挾邪。循經上逆。故不以寒涼爲治。而以猪苓湯引天氣下降。使氣液升降流行。乃其治也。惟素問熱病論云。少陰脉貫腎絡于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然非少陰本經之自感。因一日

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至五日而始少陰受之。乃陽經傳邪。故有是證。此條得病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而成急下之證者。乃少陰之變。非少陰之常也。況汗下皆屬陰經之禁忌乎。惟兩感于寒者。一日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古人又不立治法矣。然但口燥咽乾。未必即是急下之證。亦必有胃實之證。實熱之脉。其見證雖屬少陰。而有邪氣復歸陽明。即所謂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爲胃家實熱之證據。方可急下。

而用大承氣湯也。且大承氣爲仲景之所慎用。在陽明篇中。如脾約一證。裏無大熱者。即以小承氣湯和之。而不令大泄下矣。其次或以調胃承氣湯和胃。麻仁丸潤燥而已。豈肯以大承氣而急用之于少陰證乎。其故可思也。其所以急下之者。恐入陰之證。陽氣漸亡。胃腑敗損。必至厥躁呃逆。變證叢起。則無及矣。故不得不急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四五

此亦少陰之變例也。自利寒邪在裏也。自利清水。即前篇所謂清水完穀。此則併無完穀而止利清水。其色且純青矣。清水固屬寒邪。而青則又寒色也。故屬少陰。成氏及方注皆以爲肝色。誤矣。若證止如此。其爲四逆湯證無疑。不謂胃中清水。雖自利而去。其穀食之渣滓熱邪。尚留于胃。所以心下按之必痛。且口中乾燥。則知邪氣雖入少陰。而陽明實熱尚在。非但少陰證也。其熱邪熾盛。迫胃中之津液下奔。下焦寒甚。故皆清水而色純青也。即素問至真要大論中。

病機十九條之所謂暴注下迫皆屬于熱之義也。陽邪暴迫。上則胃中之津液。下則腎家之真陰。皆可立盡。故當急下之也。

辨誤 成注以自利色青爲肝邪乘腎。而以腎蘊實邪爲解。其理已屬背謬。劉河間原病式云。仲景法曰。少陰病。下利清水。色純青者。熱在裏也。大承氣湯下之。引此以證小兒熱甚急驚。利多色青。及下利色黑。由火熱過極。反兼水化之義。不知小兒急驚之利。色多青者。乃肝木之邪。下利色黑者。亦有宿穢蓄血寒。

邪之不同。非盡熱極反從水化也。況仲景原云。自利
清水。色純青。又以心下必痛。口乾燥而知其熱邪在
裏。故雖云少陰病。而急用太承氣湯下之。守真不知
此義。但以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爲熱邪在裏。削
去心下必痛。口乾燥者八字。漫云以大承氣湯下之。
試思苟非有心下痛。口乾燥之見證。熱在何處。而以
承氣湯下之邪。歷觀完素運氣病機。無非攪亂經文。
立方主治。盡是苦寒攻下。如病機一十九條。內經本
云諸熱瞀瘵。皆屬于火。諸痛痒瘡。皆屬于心。完素則

增爲諸痛痺瘡瘍。皆屬心火。不知經所謂心者。指後天實火而言。火者。指先天真陽而論。所以實火則有諸痛痺瘡之有形見證。虛火則有諸熱瞋瘵。無形上升之見證也。又增燥病一條。曰諸澀枯涸。乾勁皺揭。皆屬干燥。不知出于何典。且每引高陽生左爲腎。右爲命門之說。詢是金遼亂世。鹵莽粗工。知熱而不知寒。知瀉而不知補。後人尊之爲四大家之一。不知何所取乎。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六

少陰病而至六七日。邪入已深。然少陰每多自利。而反腹脹不大便者。此少陰之邪。復還陽明也。所謂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故當急下。與陽明篇腹滿痛者急下之無異也。以陰經之邪。而能復歸陽明之腑者。即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所謂邪入于陰經。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容。故還之于府。中陽則溜于經。中陰則溜于府之義也。然必驗其舌。察其脉。有不得不下之勢。方以大承氣下之耳。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